壯元草

自君新物

問古人之語曰文章關于世運 其言盛衰高下宜必與時相參而論
以歷代考驗之則或有不盡同
虞夏之際禹皐益稷之謨作焉
殷周之初誓誥訓命之文著焉
洛陽才子出於漢文之時 此則
廬陵古文顯於慶曆之世
文章之世運可謂相關而
遷固鳴於建元永元而漢治已向耗
韓柳起於貞元元和而唐業漸不競
熙豐之政紊矣而眉山南豐文則雄矣
嘉隆之治厖矣而歙州弇山才則傑焉 其盛其衰若是不相關
何歟 本朝雖偏邦而文人之明不讓中華 統其盛衰之差者
者又有異於古者 以英宣兩陵政化之莫盛而河東達城之文
不能副焉 此則何如而然歟 至於今日不但文鋒幽萎弦亡緒於

吾道之日就汚下識者深然有叔季之憂蓋二者之弊衰
實前代而未有也其說以至此又何於歷代之所未有事之不可究
既然而無以先儒之語參有岐貳朱夫子嘗以六經爲治古之文
文之盛宜莫如六經而又語文章盛則國家卻衰彼此而訓又
何以不同於抑又聞之文者貫道之器然則道爲明倡非惟文章
之得其正而可以挽回已降之吾道而自古以來鮮有能倡何以則
又明其道使文章吾運咸致其美以救今日鹵莽汚下之弊於
諸生平日劇心於文當爲目於吾志多矣必有鄕衔於中者願聞
其說

對於戲先儒有治樂之說曰太古之音和平淡雅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衰
季之音淫哇煩遶趨而人心風俗蕩蕩而亡返愚嘗反隅而歎曰樂者感諸心
而出諸聲者也故所感者和則雲門咸池之曲作倡所感者乖則棄

間濮上之音趣焉豈獨樂為然文章亦然夫文章者亦應乎氣而形
乎辭者也是以隆古之文治之詠應乎衢吟巷謠亦為文也季世之文亂
之以應則裂錦剪綵不是文也此理之自然而勢所必爾者也自夫大道已
墜文為虛車者治而文未及盛文盛而世未必治之盛之衰似相逕庭而
語其全體則均之為世運之有變而文章之失正何及與論於關世之大者也
噫愚也文學一老生耳童習白紛而成伊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其使我窮於道而
作衰世之音耶天將使我和其聲而振大雅之源耶 久欲與當今之秉
文衡而任世道者上下而揚扢之迺者猥進較文之塲先承起余之問呼執事
惟可與言文章矣
乃言曰大矣哉文章之與世道升降也蓋文者由道而成道者因文而著
文與道爰相為用故世教明而斯道興則文章不期盛而自盛時化媮而斯
道喪則文章不期衰而自衰此古人所謂文章關世運者也是以 三代而有

三代之文漢唐而有漢唐之文自茲以往百世可知觀時世之汚隆而文
章之高下出焉文章之盛衰而時世之興替形焉自其同者而論之則
前之世已後之世古之文猶今之文而自其異者而見之則世之治也其文也
醇而雅世之衰也其文也駁而俳譬之於天道一也而和則慶雲景星出乖
則烈風淫雨作所謂世運與文章相為影響者非耶然世方治
而文氣萎世已衰而文風振世運自世運文章自文章殊焉不相關者何
哉其所云世方治者未必得其道而文風振者亦未必得其正愚以此疑矣
世運文章之不相關則殆類乎寸木岑樓之喻其可乎哉嗚呼文不可以餙
藻為而必有其本文不可以章句求而必有其源溯其源者必明其理探其
本者必正其學使一世之人理明而學正則將見世運之挽古而文風之歸正
矣操化柄而主斯世者曷不於明理正學上加意哉
請因明問而證嚮之禹皐益稷之謨成于都俞之際殷盤周誥訓命之文著于[illegible]

鎬之初興尚矣其隆而文古也漢代文治明聞孝文而洛陽少年雄駕諸子
宋室休運莫盛於慶曆而廬陵居士力爲古文執事所謂文章世運與相
關者[其惟]然矣班馬健筆著名兩京而建元永元治已竭矣韓柳高文揭唐
一代而貞元元和業已替矣此其故何哉興宗元豐政化方密而山後曾之文
高蹈士林嘉靖隆慶治道甚厖而王唐之才傑出翰院執事所疑其褒
不相關者亦[惟]然矣惟我聖朝文明之祚素擅中華至于世宗成宗王興
文治有若鄭徐兩元臣俱以文名當世而猶不能副其休運[愚]執事於此名
有疑乎噫愚嘗論之而斷之曰虞夏商周聖化方隆則文安得不渾渾
噩噩乎漢文宋仁文治是崇則世安得無賈生永叔也然其文章之高下
自不得不隨其世而判矣遷固之生世道雖靡而四業之治方其中興之
化未洽則烏可謂不相關也韓柳之出弊運雖否而六代之弊漸祛列聖之
治已久則名宣亦無所由生乎眉山南豐雖處乎熙豐而生當慶曆之世隆元

祐之治則有宋奎運亦可謂種矣荊川屛山雖顯乎嘉隆而承弘正之運逮
萬曆之休亦中朝文明正此時盛也雖然自漢以來有國治運者不及隆
古則文章之失其正固也又何必視於其衰之辨也國朝其隆必稱英
宣河東達城之文雖曰有歎而要亦羽翼乎治化矣況其後佔畢乖
崖諸詞伯接武而起則豈非兩朝休運之所啓耶方今聖主嗣服治
教休明時運文風宜挽隆古而今乃有大相緯繣者以言乎文辭則榛蕪
滅裂殆無條理而魚魯金根貽笑於人以言乎古道則委靡偷惰有
似頹波而天經地緯莫扶乎所謂文章世運之並臻於衰廢亦今日者
求之千古而不得則有識之憂歎固已深矣然不敢知俾斯世取文於
是不振者誰爲而孰使之殺噫文章盛衰亦係於世運而今以歷代與
我朝事觀之既如彼大運之隆則固已可疑者而先儒之訏名有未可曉者
朱先生嘗以爲治世之文六經是已又曰文章盛衰則國家盛衰信斯言也

文章之基宜無過於六經而何以曰治世之文也宜於事之有疑於兩說之相反而欲聞其切也嗚呼文之爲文豈徒然哉形諸言而可貴者理也發於辭而所須者學也理苟不明則雖工乎藻繢而不可謂文也學苟不正則雖長乎點綴而不可謂章也歷攷前代何代無文而其能文其文者亦幾希觀其世隆而運興則不但之爲文章者理自明而學自正矣乎世污而運替則一代之工文辭者藻繢而已點綴而已是以晦翁之稱六經爲治世之文者豈不以理明而學正也哉其文著而國衰云者非無所謂理學之文也蓋言其藻繢點綴之文耳噫導一世而爲六經理學之文則世安得不治也歟不但而習藻繢點綴之工則國安得不衰也以此言之不但世運衰而文章衰亦文章衰而世運衰也噫古之人非有意於爲文而文足以垂後今之人每有意於爲文而文不能逮古何者古之世大道明而時運淳故爲其文者矢口成言而皆本於理肆筆成書而率出於學是以

詩之正雅書之灝噩非求為緯意之巧而其文自奇後之世大道晦而
時運靡故為其文者類皆無中而發外以文而掩質是以錦心繡腸日光
玉潔徒務於耳目之翫而其文易厭愚未知今之為文者其於二者何
居焉以愚觀之世運已日卑矣文風已汲汲矣則其必有出之者存焉乎
古語曰文者貫道之器其所謂道者即向所論理與學是已使世之為
文者皆本乎理學則其道自明矣其道明則世運可挽而文風可振矣不
本乎理學而欲其道之明不明乎其道而求世運之挽回世文章之作新者
亦何異於塞其源而求其流之浩淼也拔其根而冀其葉之峻茂也哉嗟
乎虞夏遠矣商周邈焉斯道衰而文運之陽九極矣自漢及之唐以至乎
趙宋皇朝不可謂無文而其果能闡明乎大道而得理學之本乎雖或
有其衰之不同固不足之辨也天佑吾東生我聖人英宣休運以至于今
日則振古道而興斯文頗不在於我后所誠歟 我后念茲在茲陶一世

明理之工繇於文於正學之要毋患世運之汚下而唯以理不明爲憂毋患
文章之衰薾而必以學不正爲戚欲其文之肆也則必使明其理而正其
學見其歸之窮也則啓理不明而學不正之勉導之任新之以至於理無不
明學無不正則已降之世道不難挽矣已靡之文風不難興矣虞夏商
周之運復回於吾東典謨訓誥之文復見於當世而自劉漢以下則直
將奴僕命之矣執事所謂世運文章咸臻其盛者豈在斯歟云云
篇終更援緒論嗚呼今日何等時耶顧瞻宇宙大運否矣雲王回
文之危亡不可復治而章甫一隅左海文獻可徵則意者天未喪文而
道將東也歟噫大勢久塞人心淋陷春秋一統之旨無處可明而伊川
被髮之憂無人不悲則憂世之士於道衰而文獻可恐於世道至此
尚何以理學爲哉然則元今日之策必先明大義以正人心使一世
含齒之類幸歸於正然後始可以文章責之矣故曰明大義正人心其

明理止學之亦必唯執事勿以愚言為不工於辭而作之轉而登聞于
文陛上幸甚吁謹對
問一世既衆之間者擔○荷○國○事○之人必必以練達治体之才上被君上之
倚毗下得衆望之孚治又有過人力量毅然直前無少推避無少退轉
然後可能為簡無擔荷則政務終無奇辦之理矣
唐虞之世如夔之樂契之教皐之刑名皆有擔當之專而事乃績
用於大禹之治水伊尹之放嗣王太公之贊伐紂周公之於誅侯尚矣
無以議為重矣大宋皆由於擔負天下之重而抑有輕重之可言於
蕭何之以饋餉擔當武侯之以興復擔重而其詞或殊不能抑因
時勢之不同而然於留侯之力贊帷謨曹參之自期入相可謂擔荷
之深而其終不事事而日飲說於道而附事者何於嚴子陵自拔以
樹立名節李元禮自持以激勵頹俗其出處雖異而風操之高抑有

閔於國家歟。祖士雅以復中原自期，謝安石以郤苻秦擔荷，功績之成無
愿抑有材藏之不同歟。王仲淹以闡繼聖學，自重彈倡之以振起文章自任，
其功煒矣。雖不係於當時之治務，而抑有補於世道歟。郭汾陽之擔當志
於恢復，裴晉公之擔當在於平蔡，而晩未嘗安於附事，浮沉自適者
何意歟。韓范之於西事，王安石之於新法，司馬公之於罷政，張德遠
之於復讎，盡力爲擔荷，一意彈竭，不同而其事之醇疵則隨其人究
異矣。唯是韓馬二公凝然不撓，生死以之者，浚得擔重之道，其功烈抑
有軒輊者歟。至我皇明之世，于忠愍以鎮危朝，擔負其功業矣。而其
而處或有可議。張太嶽以輔幼主擔當萬曆之初，百廢修而天下譏其
材偏矣，而終致驕擅名敗者何歟。
大抵士之立乎人之本朝，處變其位則位有崇卑，而固宜擔當其事，是
乃匪躬之節也。然而一以擔當爲急，則易有獨任專擅之嫌哉，取與礴

久蹲之請何以則變之得其宜能爲今日當世若暁者徃咸能濟屋
而幸賊夫孰非擬當任事之人哉以典章擬當或以戎政擬當或有擬
當於錢穀哉有擬當於民事而其中有卓然以經濟擬當者歷數中外
幸皆悠泛於職事何望百度之並舉而治道之日升歟如欲大小當事
之士奮於擬當振發砥礪則其道何由願聞諸生詳時務之論

對愚嘗研究一部周易得當國任事之義在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无咎
又大過之九三曰棟橈凶噫包經六十四卦何莫非垂後之指南而至於人臣
當事之吉凶尤致其詳者何以哉夫車之任是載物而車不載則負乎
任也棟之職是支廈而棟而橈則僨其職也自有天下國家以來必生一世
人以任一世事而果能稱己量而副其實者蓋不幾希矣或安於退步而
任不足充其才或果於恃己而才不能勝其任才可爲而不欲當者有負於
大有之義力不足而過自專者有犯乎大過之戒之二者均失於昧己量而

乘其實耳是以積中不敗之效果若未見而不可以輔之然相隨屬於天
下古昔聖賢劈析玄理闡發蘊奧使吾之爲人臣者得有所體驗而任某職
當某事必欲量諸己而惟其實之務者其旨義之深切豈偶然哉盍以此
說與之心腦間久銘與當今之任吾務者上下而詰難之今我執事臨闈發策
特以攝荷國事爲目呼執事其知包經之蘊者乎盍請以平日所欲貢者
爲執事吐出焉

乃言曰自古人臣之立於朝必有以國事爲己任者蓋居是職而惟其才之
是殫受是任而惟其智之是竭遇事敢爲而無有所撓專任務力辨而無
有所推諉者盡吾責之所當爲竟己量之所能任確然有大樹立而人無敢間然者
是謂之攝荷也是以人及有擇務之才請治之術上以結深知於君父下以負重
望於一代力可以任千鈞而賁育不能奪量可以涵九有而河海不足深麾之不去
招之不來然後方可以擔重務而任天下之責矣入而受廊廟則贊理之功是自任焉

出而居位則捍衛之績是能辦焉或以風節自任或以文章自命大而任世道之扶植小而致職事之修舉是乎擔事者之不易得也苟使為人臣者皆不欲擔荷而任職居官一事推遜雖有是用之才而不思効其力雖當有為之會而不復任其事則众務無辦飭之理而庶績多叢脞之患矣所謂受其位而不履其事則能者也惡在其立人朝之義哉雖於其所謂擔荷者不容虛偽者也空有擔務之意而實之核立之誠分有辦職之名而無恪謹之實則雖稱於人曰我能以國事為任而與其退避而不用力者有異乎焉必也量己之才任職惟謹然後可免僨事之患而能副擔重之名矣為是也之何不過曰務盡誠實而若復究其本則惟在乎人君之先自加意焉吁執事其欲聞夔契皐陶之任乎或以典樂而百獸率舞或以敷教而五品克遜或以作士師用五刑而惟明克允則可謂擔荷者專而績用以成耳於生承才之任能知其實効耶吁執事其欲聞大禹伊尹呂望姬旦之事乎試平

天成俾萬世永賴者將生民為任者亦欲相辰垂致三載自變無安社稷乃
悦者亦師渡孟津紛天誅於獨夫則以自負者乎天下亦嘗負孺子攝王事
於一時則以自擔者保王室亦此四君子者以聖賢之才任天地之重盡其誠而致
其實則尚之何敢妄論其輕重也吁浮代諸君臣事績執事或有疑乎千里
給餉未嘗匱之者蕭相國之任也爲表出師必欲匡復者諸葛公之志也
其以自任可謂盡誠而時運有殊人力難容則其功烈之成不成何必雄莫也
張留侯之運籌決勝以自任者哉謨而末乃分託於道引患平陽之綺事
特召其甚自致者相求而從遊一飲於無何雖其擔負之意似若不實而明
哲之知清淨之治亦何可少之哉志墓直其額自稱高節者嚴子陵之高
蹈也豈若神仙用勵頹俗者李元禮之標致也雖其出處有殊而俱能於式
乎當世則無其實而能皆是乎時晉室東遷廢有兩目執事欲知其事
績乎慷慨擊楫誓清陸沉之神州者祖士稚之自致大者笑談圍棋能

却彭汪之強寇者附太傅之自任重矣然其才猷不逮功烈甚卑則均之為
任過其實也有何短長之足論也吁王仲淹韓文公之遺躅丞請為執事
論之當六朝之衰王通著書闡學則儘能羽翼乎吾道矣起八代之衰俄而
焚膏繼晷則豈非領袖乎文苑也雖其才學未究當世而亦足以補益於文
則不可謂無其實矣吁郭汾陽裴晉公之偉烈愚今為執事白之掃蕩孽
虜克復王京則任無限之功者也亦資成廟略削平強藩再扶天下之重者
然矣於豈非才俊志專能盡其實之效歟況其成功不居浮沉自適則亦可
謂善保功名也吁趙宋之際善多撓事之臣經略西事功致經緯者韓范之
烈也賀易回章要在屬強者金陵之役也元祐更化而司馬公以筆端為豁諸康
多難而張魏公以復讐自致敍諸臣者皆能當其任竭其才而其事之醇疵亦
隨其人而殊矣如安石執拗者固不足道而以德遠之純忠不能有成者無乃
才不能稱其實耶嗟夫立志無確無少退轉真能死生以之者其唯韓

馬二公乎其志業之卓異昭若簡牘不業已執事之所深許者要不欲觀縷也至於皇明有二臣焉于少保之鎮靖危疑善當英廟之際張太學之輔佐幼君於當萬曆之初其功可謂盛矣其才可謂美矣而獨生西宮不能善處方握重柄之失自靖則其身死而名敗固不足惜豈非違於自任而不副其實之驗耶

大抵為人臣者立其身而任其職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百執事毋論其責任之輕重唯當盡其職彈其力直前敢為無所退避然後方可副王臣匪躬之義而能一以擔當為心則近似專輒嫌於貪戀而思傳自專之戒易以犯矣蹇蹇經晉如愁之嘆無由免矣夫然則其進其退亦難得中焉未知何以則可也

恭惟今日聖明御極才畯之士布列於著咸能亦肩乃心以致其能或有明習於典章者或有諳鍊乎我政者或以祇固為任或以懷如私心夫孰非擔當以務經理國事者而至於任邦濟時卓然以致澤為任者可蓋未之有聞噫頃呢中外或多恬嬉之習任其職事難責循良之效治道之未

然而誰與謀之至於之未數而誰能贊之獨使我 聖上憂勤乎宵旰而無人
擔當匡輔之任者宜執事之慨然發奮欲得捄止之術也嗚呼愚嘗聞之夫百
職不修萬事不舉紀綱弛而不振政法弊而莫捄者此其故無他亶由於容[illegible]
之習成而誠實之道廢故如古之直矣率以拱默保位為良能退轉避事為明
智有擔當自任者則疑之以要名振作有為者則斥之以生事拱默之風成退
轉之習長則任職者徒虛銜耳當事者徒借名耳安在其汲汲公職之意也
擔當者疑之振作者斥之則居官者不欲效誠矣任務者不思盡忠矣惡
乎委任責成之效哉蓋觀近來官僚之習漸長誠實之道已廢因循於緩視
者自以為得計姑息於官次者視以為常事試以執事而言之言之任在寄而
當匡責者尚有能盡吾之誠而懋事之實乎專擅之目何從而來乎磋之譏
何自而作乎惟其不誠而無實故取是目而招是譏耳且以今之世識者明典
章習戎事幹錢穀任部曼者乎是不經濟中事國家得不治哉惟其以

此補其弊多虛僞而無誠實之事也終無補於治道矣居其職而所爲者誠

則人言不足恤也任其事而所務者實則吾責可以塞矣無其誠無其實而徒

欲以振其務爲事則殆類乎去篷而撐舟其安能技利涉之可乎噫天道

之大也而成其務者誠也萬物之繁也而寓其理者實也而況居官而不以誠當事而不

以實則其何以辦事也思所以盡如雖然不有倡之發從而和之不有表之發從而

影之然則今日救弊之策顧不在於我 聖上先懋誠實之道而使百工振勵之乎

誠顧我所作於事而不尚文具行于政而不事虛假見臣鄰之瞻仰及國事之

誠有未孚也見事務之隳廢及國事之實有未舉者必愈益加修也誠與實

則將可使大小臣僚觀感做傚勵振當時務去飾而歸於謹之為遇事而無推

諉之念夙夜匪懈百度咸熙庶績之效不難策致矣振發之治可以做得矣夫然

則將任久蹲之地不足道矣經邦濟時之策可以見矣上可追夔契皐陶之休

哉也下可競于忠懇張九齡之招災也噫惟誠惟實當今之第一先務也

篇終更贅緒說夫誠實二字是徹上徹下之要訣而得人又爲治國之本當使中外百職之官皆得其人則職事自可辦矣政治自可修矣苟不得其人則雖責之以奉職勉之以懋賞亦何以奉其職而稱其任乎噫人才之不作未有甚於今日職務之多曠亦未有如今日則雖當博求俊彥秀異者務何必臣、以爲無能事之人爲惡也要務學少生材非難務而拒是者君無臣之難而簡擇濫結于中無如今於執事之問妄對至此豈不以芻蕘而棄之則須即轉聞于宸陛幸甚呼濺焉

問人臣立朝進〇退〇之節大矣如欲進則傷於廉恥欲退則拘於分義進退兩難者將何以處歟舍歟孔子歸魯有遲遲之歎孟子去齊有三宿之滯至矣之去就究竟而尚不能果者何歟不得其言則去不得其職則去者以言與職有重也道不合則去禮貌衰則去者以道與禮爲重也至矣論當去之義而不言廉恥者何歟伊尹之於仕君奭之告歸皆以告老也

衰代之時亦有未老而因事請去於張良之附病辟穀疏廣之乞骸歸

鄕其意何居而亦有得失之可論於錢若水之急流勇退歐陽脩之早

全晩節者未引年而必於還休者以何事於王文正自欲去而不得寇萊

公入勸歸而不能甚而以不得與不能者抑何故於況致仕之憂意爲事相

進諸林者趙奈政之雜家居而於廷利害知無不言者富鄭公忠古人作國之

識不以進退有言而今之世況退不復有言國事者有言者則皆以爲無何

於我國家仁厚尙治使臣以禮士大夫廉節自厲終已不爲進退之際皆

欲以第一未人自處風習可謂美矣及至今日於廷多相與言之人尋辭居必辭

之故而稱情理之不安而稱雖迫之難強上自台輔宰列下至卿者侍從皆

懷去沐莫有留意呈病之單積於堆司引退之章相續於奏御辭免多

端乞罷無限於時諸省臺禁宜久闕多日廢事政務久曠甚至於遠

牌十召而不起召命於吏思度而名辭陳命乃曰雖加重者分于此宜苟

罕見未知今人之廉恥志節擬於古人而能於抑由於世降俗末學文謬思慮
之太甚不能分別廉恥分寸之輕重而能於何以則上不違於分寸下不乖於
廉恥進退之節而得其中於詩生忽之不安位而明言得失以救切時之病
對 愚嘗於墨藏中鏡考龍縣之象在漸之上九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
儀大壯之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噫包經與義何其非迷途南
車而於人臣進退之節尤致其詳者何哉大凡人臣事君非可苟合者故
時乎與我則堯殿舜陛吾將珮玉而鳴珂如時乎不與則傅岩渭水吾將
抱璞而懷珍也其進與退何常之有惟其時之是適耳可以進而不進則害
乖於漸陸之訓可以退而不退則害犯乎觸藩之戒夫進退之辨智者以不能明
是以古昔聖賢昭析玄理使世之爲人臣者欽肯而體行之深厲淺揭毋失
其宜其旨爲之深切豈偶然哉愚未知今之世果有知此道者乎抑無其人乎愛
于鄉而多惜田豫之不休逝于野而或識樊英之無援則其能知進退之節者

嗚呼幾希矣也每欲持是說一質于在廷之君子者日月稔矣以我主上信

圍棊果持以進退為問呼主上其知包經之旨者乎愚雖不在其位請以平

日素講者陳焉唯主上進退之

乃言曰人臣仕已有二道進與退是已蓋進者欲行其道也退者要守其志

也進可以行道則其進也宜退可以守志則其退也亦宜然而身欲進而廟

恥有傷則其進固為難也心欲退而分等為拘則其退不可輕也其進其退

俱難任也則未易哉適其宜也肆古君子明知其然量而進思而退才雖

可為而必戒於冒進時雖可去而必慎乎決退盡吾之節而無渝焉守吾

之分而已哉非焉苟其不可進則雖千駟萬鍾不復顧苟其不可退則雖赴

湯蹈刃不須避卷舒由己而君不得以持之去就合度而人不敢以間之進而免

貪戀之譏退而遠驕蹇之誚則夫豈若後世貪寵好名者之乖於進退之

節者哉雖然為人臣而立其廷者猶不知冒進之足羞孰退之可疑而或有

貪於進而昧其恥者或有銳於退而辭其分者此其所以舍義有不明故乎
義苟不明則進不知其可進之由退不知其所退之端終不免為進退兩失之歸
矣故孟子曰義者人之路也人能由路而行則進退豈不綽綽哉
請白之因微禮而去國去魯曰吾道之不可行也有去志而致臣者知時君之不足
為也然而傷於國之便謀而藏其遲遲出其王之庶幾而不欲悻悻然去就
吾無間然呼有言責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可以去矣為行道為致禮去不亦
許望則可以退矣元祐致事真求庸恥以保列臣之論有所疑焉呼復致仕
退去南之阿魯也致仕告歸去周之太保也云附事善不年至難於已事遂
性易蕃其家宅利因居書卷歌詠則因事請去上世君有說及引年亮呼張留
侯之称病道引豈非保身之計疏太傅之乞骸骨歸第出見或而行二子
名節千載艷羨則有何得失之可訴於呼急流勇退不重爵祿去去錢相察
之微其君也康健乞歸以全身名者歐文忠之高於人也其清風雅操当

可以挹貴遠歟矣吁 時當朱陰身非己有則王文正之未得自退者此哉專國
柄志切力補則寇忠愍之不欲便去者顯於珠龍路識於祠北此二公晩節
島可無議吁 趙居政之致仕抑進諫林之一篇富丞相之家居亦許於廷之大
事惟其愛君惡忠憂國深誠不以其進退有間於此可見矣噫 時季歸來路
知此義者鮮不去者則置國事於相忘或有言者必孫安人其志異乎古人作
國之義也 我 惟我國朝聖神相承仁厚為治接待臣隣必盡誠禮是以上自
公卿大夫下至韋布匹士莫不砥厲名節務循規度凡厥動靜進退必以第一
義自處經已不為風習沿矣磨爲恨矣隆古矣奈之何較近以來崖俗已
頹澆風漸遠士大夫之間禮讓掃地於朝廷之上論議成風居其位者互相傾軋當
其職者爭尚退轉或有引情理而乞罷者或有稱拘礙而求去者不問事理
之當否惟以退免為高凡在廷諸臣毋論其高下視居職次者若蓬廬謂嘲者之
壯雲委於銀臺無辭之疏日徹於玉陛以至禁直多闕公務久曠君命以為

或致十輩之廉辱廷尉以問而云有畏度之相持因念分義之有嚴浩知廉隅
之爲拘自以爲士夫廉恥有重於君臣分義必須道理善來若乎愚未者當去
之士志操高邁卓絶古人而能所抑未者去道險巇不安其職而能所退誠昏
迷莫諦其由雜於目擊時弊不安素譁者則請爲主國一陳而求正焉嗚呼
人臣進退自有其義徒知進用之爲榮而不審其進用之義則志雖不在於
貪寵而自不免廉恥之有損矣唯知退讓之爲高而不慎其退讓之義事
雖不出於驕蹇而又不免分義之有傷矣古之爲人臣者豈不欲廉恥分義之
兩全而唯不知進退之有義故卒不免於喪廉辱分之科耳今夫果於進者
則曰廉恥雖重分義絶品與其不能兩全必當以伸分義爲先勇於退者
則曰廉恥所在分義雖殷與其不能兩全無寧以保廉恥爲重之二說均失
於進退之義者也夫分義與廉恥互相爲用分義虧則廉恥安得以全廉
恥喪則分義安得以伸是以當進而不進則雖從老於山林而不必謂保廉

恥也當退而不退則雖左右乎王朝而不可謂仲尼為也當其進而惟義之揆則自甘不可進之進矣當其退而非(惟)義之思則自甘不可退之退矣其進也以義其退無以義則復安有嘉遯辭之累哉古之人有窮陋安貧而不欲進者有殺身成仁而不欲退者也其進退乎得容易則豈也自甘於窮陋者殺身而不以進退為之學矣以參諸義而有不可抑耶抑君子之於進退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其動云為惟義之歸舍是義而言善其進退者亦何異於倉未非而欲善其耕稼也以倖遇為今日在進者謀安如居其職而惟義是明任其事而惟義是處置力於匡正之域紀也當之處見得而思當離而思任職可進而失於義乎莫進也事雖可退而乖於義乎而退也一身終止莫不適義乎進而立於朝而可以行吾道矣退而歸于田而可以守吾志矣古雖以冒進為識亦何傷乎吾廉恥也人雖以輕退為責亦何損乎吾之義也夫然後進退之節兩得其中而合義廉恥亦可俱全矣凡世之君子何憚不為也

篇終更有餘蘊夫人臣進退必以適道爲貴而莫非君上待使之如何耳

必使爲人君者進之不以道退之不以禮則山林有志之士固不可得臣而雖鄉黨

自好者亦不欲進用於世矣夫然則布列朝著者莫非闒茸患得失之者

見利而進見害而退一進一退唯以其身之利害之爲何計廉恥分義之哉甚焉

生所謂蘧篨惟潛之說所以勵風習也堂陛冠屨之喩將從茲未或無邪

回使一世之人保廉恥而伸分義者唯在乎人君任使之有道待遇之以禮耳苟能

盡其道而致其禮則彼何患進退之不合乎分義主國亦不以爲言屬不可

則聿臣入告乎哉　臣庶呼謹對

問天下之事未有專治而失之者亦未有不專而得之者自古昔以一

藝一業名當世法後來者莫不專心致志於其所治之術出不以務廣

而不專務多而不壹則其所治之者雖能混淪而不能臻精妙之域也哉

然而人或有能通萬事能達衆理隨變而無不周者若是其不專於一

藝一術而有餘裕者何哉借使通萬事達衆理者無多其人見夫
所謂一藝一能者不足以需於世歟弃爲后稷契爲司徒弃之才契之
才只長於播百穀敷五教而不長於他歟皐陶作士夔典樂皐夔之
藝專於明刑協律而不專於他歟德行顏閔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
政事冉有季路弟子之才歟有專治而不能兼而並能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則若顏子居七十二人之首而有不能通者何歟孟子曰奕秋教人以待專
心而得曲藝賤技猶專精故揚子云盲者專宗於藝必精衆藝之精必
待盲者而不則不得精歟歐陽公司馬公以文章擅名而於四六則不能兼
歐陽司馬之治文專於此而不及於四六歟蘇長公才無不通而於奕棋則不能
平生艷慕至發詩章而終不能以棋見稱無乃才多有所不通雖專心技志
而有不可通者歟嘗聞中國之俗務專一藝才長於文則治文才長於武則治武才長於工
彼則爲工才長於商販則爲商才長於談命說相堪輿則隨其才之所長

而專治之年甫成童已定其趨向自少至老孜孜於所治之一术如多有所未
藝著稱者我國則不然一人之身無不學無不習今日治此术明日
習彼术今年務此藝明年學彼事以儒事言之則皆曰我能經學我能
駢儷我能策我能詩賦我能禮著以武士言之則皆劍术我能以
馳馬我能以善射我能以陣法我能以擊刺我能以工者而或為商
農者而或為工讀命者而或為說相說相者而或為堪輿以當前之一术於
天下之事殆無不習自外觀之則可謂周遍而即其實則無一藝之適
用畢竟身未只是楞然空殼而已豈不惜哉大抵自非至智具哲之
作無不具用無不周者則古今許多术藝有不能專通者固其所以而治一
藝者豈當任專一業者是以授一官則為國制治者不可求其無常有之至
智具哲而可以求其一藝一能之士者明矣當今所需政在於一术之士一能之才
而啓悟四方善少其人則此無他言由於貪多務廣不專不精而能以伊

欲濯去舊習一新汚俗以使人人各因其資質之所宜學而專心用力爲他日可
用之器則其道何由

對吁愚也淺窶無過人知識於天下事百不一能而若其所嘗自期者則故
亦嘗且侈矣少而爲文章則必欲鳴國家之盛長而學性理則必欲窮天
人之源謂經綸之亦可任則若將追伊呂而並軌知軍旅之不可廢則亦將
歷孫吳而爭長入而讀書談理出而論治講武要欲以通材大器見稱於
世而駸駸然心日惰而志日退以至于老大而業無成則不過爲無才無采
究然一凡夫而止耳有笑于傍者曰有是哉子之過也向子之所自期者亦
聖知之姿固不可無而有之以子之才之卑質之愚安敢妄希於此也愚乃喟
然而歎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矣天豈以限之哉我非局於才
而坐於質也必其心不專而志不致故耳若以聖知之姿或有所不專則自
不得無所短焉觀於樊遲農圃之說可知已豈可謂才不逮而然也嗟乎

天地間芸芸戢戢罔非事者慶之鐻遼之丸庖丁之解牛橐駝之種樹
其藝術之賤且小顧何如哉而及其業有成則名千古而尚不泯此其故
無他專其心致其志耳以此言之毋論術之小而藝之賤究不可以不專心
不致志則而況君子之於大業而怠荒其心志者能有成乎必盡者固
不足道而只恨其氣不專而志未遂每與朋儕言輒以專心之道勗之頻
然奉策明問及此噫執事其知專治之術乎

遂感而爲之說曰大凡事之成不成唯在治之專不專何者天下之藝事至
繁而一人之才具雖周專其務而一其業則必能精密而事乃成矣紛其術而
歧其力則寧多亂襍而事必舛矣

肆古以藝名世者莫不專心乎其藝
致志乎其業習此術則不欲涉獵於他事治一技則不思泛濫乎衆務勉勉
焉只以此爲心勿勿乎唯以是爲念宜於大者效其大合於小者用其小或能於文則
以文爲事或長於武則以武爲業至於星曆卜筮曲藝傍技之類莫不隨

其業而專治之譬若牛引重而馬致遠於力不分而術乃精矣至若小大
兼包左右俱宜通萬事而達衆理不可以藝業名者是謂不器之君子
而亦莫非專其心而致其極耳夫人之才藝有萬不同業有大小術
有長短而國之用人猶匠用木楩柟杞梓各得其宜則占小善名一藝者
亦足為當世需矣嗚呼凡人之攻其業而治其術者孰不知專一而得之
雜亂而失之唯其真實之功未盡而躁妄之念易生於不能致專一之
工而自不覺雜亂之歸矣夫術業者專心志者亦必先懋其本而後治
其末則業無不精而事無不就矣其所謂懋其本者莫不由道曰誠而已
諸臣之所執事其所以肇達命官之意乎后稷之播五穀司徒之敷五教
皐陶之明刑夔之協律皆有分而任者也夫官事無攝古之美制則其謂
業有偏長而難兼所執事其欲所專而舉行之說乎治然之於顏閔言語之
於賜余游夏文學求由政事是稱十哲而為孝子冠孝子而能通六藝則
豈謂顏閔之德行而不通文學賜余之言語而不能政事也此特取其長而名之

有稱耳不可以謂才士之末周也吁執事其有疑於鄒邑雅子之說乎奕者技之

賤也而志在於勝則業不成此教之以專心者也盲其人之病也而心無物誘不

事必專此盲之精于藝也之此語急于學而盲於心者豈不有愧乎吁執事有

有疑於廬陵涑水之文乎力為古文不為駢儷而詞苑掌誥雖稱典贍欲

辭綺語之學過自謙讓而制科策名決由四六則謂二公之不能儷文愚不敢信

之也吁蘇長公之素不解棋執事疑其才短耶廬山間棋欣然寓興者

此特文人一時之習耳豈必曰專工而不能之耶善嘗哉之中夏之俗人不求備

各習一藝終身專治才長於詞翰則治文事才能於騎射則習武藝豈

於工者為工合於商者為商哉習其術之推命者為麻衣之說相者哉有

曉於樂而學書畫之術者之其才之所長而致力焉自丱角之歲已冀其

趣向而學習之至老死未嘗移易故其業精其術工多有著稱於當世者

雖不能兼長博通而亦足為有用之才矣惟我左海之俗凡習有是一藝之身

而百工之所爲備今日学此業而明日又改之今年習此術而明年又改屢以多
爲務而不求其專心以博有称而不見其精也爲文者畢治文事宗武者
遍習武事亢厭衆藝因不肯然我以儒術言之凡皆曰經学駢侶我能是之對策
詩賦我能是至於襍著散文而無不曰我所能也以言乎武藝則必曰我能馳馬控
弓也我能制梃撻甲也且以爲穿楊之技設壘之法非我誰能也甚至小藝賤技莫不互習
其宗農而爲工者有之工而爲商者有之推命者或談麻衣說相者或習青烏聞其名
則然矣而叩其實則非也語其宗則周也而見其藝則粗也惡在其博通無
長之效哉大抵形於天地間者莘莘是事務則自非生知上聖不待學習者
其孰能兼賅衆藝者通達也哉況至知之姿百世之聖出則有一藝一能者皆
將爲用之是以善爲政而制治者不求不常有之聖知而必以惟器是適爲
務當今所可需者豈非一藝一能之士而環顧中外善者亦妙矣夫以若之聖者而
爲是之人者何哉此執事所謂貪多務廣宗不專精而然者誠得其要

病之源也惡請以拔正之術為執事竭論之嗚呼昔人有言曰達廣廈者
務其大而不務其實則大不過丈而宇頹之矣譬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
實則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善喻哉是言也夫人之於藝也亦猶是貪
其多而不專其業則心有所紛而藝不得精矣務其廣而不致其力則志有
不一而業不能熟矣故專精純一者合百為於一致外騖汎濫者散志而於
多端其能純其心而一其志使不得分馳而外騖者要不出其實充安
之誠耳思誠不云乎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
人之道也天而不誠則無以成其務矣人而不誠則無以遂其業矣毋論
事之大小藝之輕重莫非一誠字做將去則舍是誠而能有成者愚未之
前聞也昔后羿天下之善射者也而又能學御焉則其射必不工矣偏舟
通國之善琴者也而無能習吹竽則其琴必不精矣何者心有所不誠而
術不能兩能故耳夫射與琴技術之賤下者而尚不可以不誠而能之況而

況人之藝業有大於此者其可不盡其誠乎以此言之中國人之專治一
藝而能有成者必其誠能自老也我國人之務博其業而年年無用者皆其誠
有未盡耳夫然則無怪乎人才之多出於中土而罕見於東方也亦使
今之人先能作天雷之充實而極其真實之道法陶治之不已而盡其能了之
務終始如一而無毫忽之虧自強不息而無斯須之間能置心於至精至工
之域立志於勿助勿忘之境事有窮難而吾志以處之者一於誠而不移物有
千端而吾志以治之者守其誠而不易習一藝則專治之義開全學一業則
專守之心閱百勿貳以之勿倦以三則如可見心有所主而其術自精志於所
的而其業自專才藝精通之士出盛於世而奈任使之臣皆得乎其人矣
孰事所謂專以習形法傍之術其在斯歟云云
篇終設有獻言天生一世之才固足以需一世之用矣然世之人主常患之
才者甚其故大無他其所以養之者有未盡焉是以古之善為治者必先養才

立之師而教導之考其業而勸奨之磨礪浸灌培栽成就使皆可以
效用於一有所需無患不得庠相有閒則經術之儒進過境有事乃武略者
麾集曲牧守之寄乃有循良之吏矣求詞翰之選乃有文章之士矣曲藝旁
技亦皆隨求隨得矣至於若當人之財取之宮中而用之不竭者養之有素也
必愚以爲今日國家亦必以古之養才者爲法然後藝業之成乃可語也執事
勿以爲蒭蕘之言而废之俯賜入告于我 聖上幸甚呼謹對
問○洪範○所以法洛書而陳之者一五行、、者獨不言用者何歟水火金木皆言性而
土獨言稼者亦何歟二五事、、中貌者涉事也而並謂之事者何歟聖者不思而得而
此以聖係於思者亦何歟三八政、、或言事或言官者何歟其中惟食與貨可以爲農
而同謂之農者亦何歟四五紀、、中曆數占步之法同謂之紀者又何歟歲月日星不
可用協而並謂之協者亦何歟五皇極、、爲一篇樞紐而獨不言數者亦何歟建極者
乃人君之事而以皇極之敷言爲帝訓者亦何歟六三德、、中剛柔乃有治而正

直則無治者乎何以戒福玉食以無與於三德而並言於三德之下者何以七稽疑
龜筮從而士庶民逆謂之吉一從而違衆志則凶之歟稽疑以龜兆占之言雨霽蒙
驛克而筮卦只言貞悔者其何以八庶徵只言曰暘燠寒風時而下只言曰暘燠
寒風而休咎何以其休咎之異而以歲庭則考之於夏多者不驗者其何以九福
極五福中終命何以謂之福而以將以勸於六極中貧弱何以謂之極而抑何以置於
大抵天下之生久矣一治而一亂有能叙而治斁而亂者其唐指而言於擾九疇之
目以證今日之事則我國家以五事五紀協于八政可謂皇建其有極而驗之於天
考之於人一何相反歟以言乎五行則山童川渴年屢禱禱以言乎五事則儀色巧
言諂貌理以言乎八政則食貨俱匱無以養生而事死以言乎五紀則曆法多舛
無以授時而有政至於王道蕩平無有偏黨而人皆比附多偏頗可謂僭其極也
其福去可謂僅明而人多頗僻我用僭忒可不謂大用德乎至夫稽疑我國之無
蓍龜之法只以卿士庶人之謀斷其疑而又豈已見其為是非何以決大疑而

致大同之吉歟而暘燠寒風五者來備庶見庶草之繁庶百谷之成而極備極無
飢饉凶荒臻此何以去其咎而反其休歟且必五福六極與洪範一一相反非但不能壽
而多短折不但不能富而多貧窮康寧則不被災而羸弱者衆好德者多不
然而為惡者得福此由於世人之不知道大法而然歟抑由於古今異宜九疇之法
從否可以歟何以則修人事而合其道敘彝倫而致五福歟
對嗚呼在昔武王訪道於箕子箕子乃以洪範九疇陳之其綱嚴而正其辭
簡而明上賾天地無窮之理下述君臣彝常之事首尾條理若貫珠而
不參龜文遺則亞蘭于簡册而天人大法昭揭乎日星俾天下萬世得有遵
途之指南矣天佑左海白馬東渡洪範一書亦隨以東聖人之道顯矣參之
教以爲憂俟雖以淳厖易澆亦以衣裳使一域椎結之俗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歷
乎予有哉而人文之朗[宣]得侔中夏啟箕子[明]吾其左袵而八條設教蓋本於九疇
予吾東土歟千里山河殆其陶鑄乎洪範之訓矣噫然季歸來箕教已遠

天經地緯淅已泰矣哉彝物倫亦幾絶矣原夫一理旣不可復明而治世大
亦將無以復尋使其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
否塞至于今日而極矣愚也幸而生于東方得誦箕聖之遺法不幸而生乎
季世未得箕聖之明教而又可幸者惟逢遵崇道之主得見建極之休運
九疇之教理將復行於吾東矣今我主司承王命於禮闈不曠出一言拈揭
洪範二字爲問目逐節詳難欲知其要聖主之命主司主司之策多士豈其專
也識其至正箕教之明自今伊始然愚雖欽崇之感既會故不平日講
究於古冊者爲主司一陳而求正焉
乃言曰洪範何爲而作也大禹氏法龜文而作也蓋洛書非出奇耦乃分天道不言而衆
理所寓聖人之心與天相通見其數而知其理推諸天而驗諸人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至道由是而著彝倫因此而敘則大矣哉洪範之出於天而成於禹也嗚呼天以
洛書開道之秘聖人以洪範敘道之用其疇有九其序有次爲天道人事安立言之

以天之五行參人之五事則天人之理合矣人之因乎天者是爲八政也天之示
乎人者是爲五紀也皇極者作天道而標準者也三德者法陰陽而變
勢者也以人而聽乎天則稽疑而明辨焉以天而徵乎人則庶徵之省念焉至
於人感而天應勸懲斯存則福極之訓於是焉明矣九疇之目俱用相序而
出治大法因不具載古聖王繼天立極之業夫豈外於是書哉
雖然敍疇之法自有大本焉其所謂大本者即一篇
中皇極是已蓋括上下之理推行功用之妙統三才而貫之乎一包總萬化而運
之乎一心此所以大居中而爲綱領者也苟不能先極乎建極之道則聖人雖有
不過爲陳編之糟粕耳則何以觀法而出治也故宋孝有言曰洪範一書者
歸皇極上去元后之代天而理物者豈於建極之道加意哉
請白之(吁)五行運轉無適非用則獨不言用者良以此也土性寬旺無往不在
則獨言其德者豈不然乎吁貌者肅恭之義也肅恭者非事而何思者

通睿之謂也通達睿者非聖而何歟政以用乎緩急有序則言事言宿而以
互見也人之所資食貨最重則以農為言而以通補也歟推測曆度敬授
人時則曆數占步亦可謂紀也歟徵驗時庶要合天道則歲月日星亦可以協
也歟人主一身作正四方則建極之道非可無明也歟皇極數言取法天道則帝
訓之補善以理喻也歟剛柔要在於互克正直無事乎矯拂乃或治或否其
亦執兩端之義也歟利勢不可以下移名分必務乎謹嚴則威福玉食不惟約
三德之柄乎歟君有大疑謀協神上則何傷乎士庶之逆也況言其用卦詐令
作則何又謂龜筮之異也歟節信克叙是謂之時則如言庶徵之休咎而不必更詳
是也歟天人相應必有其驗而雖幸前史之害謬而豈謂無其驗也歟順受其正命
以歸之則考終之謂福豈不然乎歟窮無自資柔且過甚則矣弱之謂極所不宜亦
大抵自有天下國家以來亂與迭為治亂相尋治之國非一亂之國亦非一而論以
其治亂之迹歟之皇極有建而範疇叙則致其國必治焉皇極不建而範疇

斅則鄴其國史所爲歷攷史牒斑斑可驗而考之載籍中陳談則無諱然舍是而論當今之事可乎惟我聖代算範式遵叙五事協五紀而八政於是爲克修則其所以出治之道亦可謂至矣是宜天人協和休祥當至而亦之何爲互推驗大相緯纏那陛山川反常稼穡失稔則五紀不可謂順矣沴僭亂惑昏驗有驗則五事亦可謂修矣食貨匱竭而養生送死之禮無由備矣則八政是乎八政之隳不亦甚乎曆象記數而授時布政之法有離紛矣則有是哉五紀之差忒也以言乎臣式而比附淫朋之風成吾會極(紳松)之化遑矣則大中之猷可謂差也以之乎時俗而好僻僭忒之習長矣王國宦家之戎勝然則三德之用豈云又乎以不夫揲蓍之法元非我國之所崇也國家有大疑也決於人謀而不執已見言語矛盾易是非之原不可明而大同之吉無以致矣至於庶草之蕃不殺之成唯其是乎而暘之時而乃反加之以水旱仍之以饑饉則庶業之時叙亦何望乎且如壽富無絕無而夭喪者多康寧者罕有而疾弱者衆而治者衰

得福而為惡者未必得禍不福極勸善之爲者亦可徵驗矣是以君臣
上與化方數而衆著之影然至此之極也盖未於世道衰下不道大法而然則抑
未必古今異宜雖行其範而然則益誠去迷莫知其由也張目擊時學不無
爲實者則請為主旨畢其説為嗚呼洪範一書便是人之大法也天人合衆
理具為我物之萬事形焉而其首屋大旨則要歸於人主之一身矣人主以眇
然之身處乎至尊之位萬化於是而數為四方於是而則爲究任至大之柄
則當立至中之極云云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效之語其德
則極天下之德而天下之為德者法之堂於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
極其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然後方可謂建之者極也於九疇之目
皇極居中而前後八疇統會而歸焉為其曰順五行協五紀者作天之極也其曰
厚八政人事之序有也之極者其爲敬五事嚮五福者保佑之極也其曰念庶極
明稽疑者建極之極也凡厥八疇皆叙之叙不叙唯係於皇極之建與不建蒙然

北辰之為天極而衆星環拱也脊樑之為屋極而衆木匯輳也北辰而失其
所則在天之經緯以失其躔也脊樑而失其任則大廈之楹桷必無依賴
矣為人君而不能建極之道則四方何以能準而彝倫何以有敘也昔者放
勳之光被四表重華之協于上帝莫不建其極而協天人也惟其所
謂授之法不過曰允執厥中而已其所謂執中者豈非建極之謂乎是故
大禹闡畫而敘彝倫武王受範而正萬方言其本則無非皇極
上與聖耳嗟以道一而言之天人不外以是而觀之則古今同此道則無
異天人宜相在也古今宜無異也夫洪範一理得於天而無古今之分則何
乃敘於古而戰於今也今之王固莫間古今異宜則是豈所謂理之說所目
大法不行而無者識可謂得焉而其所謂大法不外乎建極之為不達
何性乎一範疇之莫敘也吾不敢知吾君建極之治果能依堯舜執中之訓
而有合於大禹武王之法耶以方今時勢而論之不敢謂無無鄙矣夫天下之

事有本有末不正其本而救其末則是猶捨其而塞河流勞而無功然是

為今日撥正之策顧不在於我后之先建其極乎誠能我后留意於正本之要

用力於宅中之道毋惠時變之澈乎而唯慮中正之治未數毋或羈其偏之莫

叙云惟彝標準之道乘來者平蕩正直而無一事之偏倚依違服而無一念之

遵著極之於躬而無一以是極措之於物而無一以是極正此心而儀表乎萬邦執此

道而刑範乎四方則將見天人協和治理普洽箕疇於是乎明矣彝倫於是乎

叙矣萬姓咸囿於壽域世道允升於大猷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

而向所謂八政者之要直洪爐上點雪耳何憚不為而直為此悠悠也

嗚呼為知功以建極為敍疇之本而人君所以兩用其又其要乎五事人之有五事

猶天之有五行 天非五行則無以成其功矣 人非五事則無以盡其性矣 然貞也

而能者恭肅之謂也 便媚者無由進矣 言從而能者浮文之詞不行 給者無

由干矣 視明而能者 其所以朱紫不昌以亂之所 聽而能者則聰 讒諂不設

聰之至於里則又為四事之主 思而睿、睿而聖 則天下之衆理明矣 聖人之

能事畢矣 夫然則五事者 亦豈非建極之大要乎 我聖上篤繼作聖

於此亦向主國以詐巧言偽色之亂人聽者 難明辨而屏斥如噬人也

臣下而最難示者巧佞 則此愚所以縷縷於篇末者也 幸主司恕以爲贅

贅之言 而須以入告于我后也 呼謹策

田下七策

起 偉矣

罷申年
下五第之
八第 乱
由五第罷上旨
下五第畢
由下三第之
由九第先毋
由第之

三之策

問寒暑

登仕郎行次下[illegible]

對於戱愚嘗研究乎一部義經有以窮天地之氣賾陰陽之數矣乾坤者開闢之芭蒙者鴻荒之世泰爲開物而天地之始分也否爲閉物而天地之終極也形於其兩間而林林總總者莫不有通塞衰旺之理天地之氣不能常通陰陽之數不能長旺通者或有時而塞焉旺者亦有時而衰焉方其時之泰也其氣也冲融其勢也通亨而國家隆以治人物蕃以殖方其時之否也其氣也衰索其勢也沸塞而国家昏以亂人物萎以凋上下幾千百代之間一理迭蕩否泰相京覆隍之災或届於三陽之亢食果之地或生於三陰之極此天地氣數

之自然而然者也愚乃反覆而歎曰國家之興替人物之盛衰固莫非氣數之所使之不[illegible]

來者也是以天運不否則被髮左衽之鄉而為冠帶之地天運不泰則詩書禮樂之俗變為

戎鬪之塲是皆天也非人也然而程夫子嘗以為雖是天命可以人奪若斯言也夫不謂元

揭昇降者雖是氣而其必有主張是者存焉雖是數而亦必有綱維是

者存焉耳愚於蒐管之餘玩味乎斯義欲與達理之君子一論之斯快矣嬪然奉策

明問及此意 執事其起余者矣

遂為之說曰張橫渠有云自開闢後有氣便有數蓋流行者氣而之氣也或盛或衰焉

推遷者數而之數也或通或塞焉以言乎天地則盈而虛消而息者莫非是氣數也以言乎

人物則生而死成而毀者亦莫非氣數也以之天下之一治一亂人國之有興有廢都不出於氣

數之升降屈伸矣故値其氣數之通泰也則天地人物得其沖和之理而國家以之而興治

焉値其氣數之否塞也則天地人物失其化育之常而國家以之而衰亂焉大矣哉氣數

盛衰之幾也然不以通上下貫宇宙而常然者也

嗚呼氣數循環治亂互變而尚其世道之亨泰其國之隆治則必其君有道而張其基

資之切者也問其時運之否滞其國之衰亂則必其君無道而有失其位育之道者也夫然則運行推欲雖是氣数而使之通亨之否塞之者惟在乎人主之道與不道耳雖然世之人主孰不欲挽氣数之盛致基隆之美而逹古来今治日常少而氣数之隆亨未易挽回者何哉惟其在我之德有所未盡而參造之功未能自任於也然則代天理物者捨是德奚以哉必也修其德上和天地推其化下殖人物然後氣数之衰者可挽而盛之矣世之握化柄者曷不於德字上勉之哉

請白之我觀乎曆象而知推筭之舛差我觀乎民生而驗脩短之不齊星家推步之法愚於甘石之書取考則今不必論其前後之殊而至若人生夭壽不無古今之别則黄帝素問亦足可徵抑豈非氣数之使然乎元會無運之說蓋論一歲之数而推之也皇帝王伯之分蓋取四時之序而論之也其盈虛消息之妙升降盛衰之幾固已詳載於邵氏之說則吾何必竭論也放勳之世致九年之水滂成湯之時有七載之暵乾噫氣数之変災異之致害堯湯之所不免而克明峻德終致乃乂之休懋昭大德竟見滂沱之效則聖人挽回之德若是其至矣若稽南薰彈琴而慶雲呈瑞孟津伏鉞而白魚效靈則重華升聞之德武

王惟昌之德足以致此奇祥矣執事何必謂氣数之所致歟高宗遇雉雊之灾而終
致殷道之復興宣王遭國人之亂而竟見周室之再昌噫惧而修德復湯之績側身修
德继武之烈則論二君者當觀其德之如何耳其氣数之盛衰固不須論也世入春秋長
夜漫〻上凌下替壞亂已極天縱夫子木鐸栖〻命世亞聖歷聘不遇噫天未欲平治天
下耶何其人事之失氣数之衰至此之極也鷄首皇帝專尚強暴而致二世之滅亡馬上
天子素務寬仁綿四百之基長則其興其亡莫不由於德与不德耳顧何必論其氣数
之盛衰也東京之黨禍作而羣英打盡晉代之清談盛而邦運衰耗則此莫非時君
之不辟有以致之豈必謂氣運之所關也五胡濁亂際懷愍之失德則晉室之衰至此極矣
中國復合驗景純之先見則術士之言亦或符矣而既非吾儒之至論則今何必辨其本末
之得失也閹竪專柄擅廢立於手中藩鎮跋扈抗帝命於朝廷則唐家之衰替
此可已見矣南翁初至而驗小人之誤國汴京大水而驗北虜之犯京則宋室之危亡已
占矣允此数事似若氣数之使然而亦莫非人事之有失也執事胡不於史牒觀之也国
賊未除而頓將星於五丈原犧莫扶而拘燕獄於十載噫運已去漢天不助宋則英

雄之淚尙難禁於千秋矣愚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漢宋之季葉亦異氣呈於西
湖洪武之興已先於滄溟留於叔運崇禎之禍益甚矣噫天氣使之然歟人爲之所致
歟回看今日竟是誰家之天下爲欲詳此適足以增志士之羞愧不若置之之爲愈矣惟
我東方僻處左海三国鼎峙於前麗氏統合於後或盛或衰而氣數之有推敓
爲一興一亡而人事之有得失焉愚不暇一一歷指而白馬東渡而八條之教化行則此
其氣數之盛隆者也金會蘇理世而萬姓之塗炭已極則此其氣數之衰替者也然而
若使後王克遵箕聖之治■益思自修之道衰末之運亦足挽回矣亂亡之禍何自以至哉
洪惟 我朝 聖祖刱基神孫繼業熙洽之德治侔唐虞其豫隆之治駕軼乎漢唐則
是宜氣數亨通治教休明而不幸崇極而圮禍亂間疊豼貅之階弃和搶攘百年
文物蕩盡於灰燼而丁丑之歲羯胡猖獗而一代衣冠遽化爲鞮介天經地緯不可
復振而天意人事可謂悽愴而傷心者矣噫噫之氣數盛衰孰得以驗之人事得失
孰得以論之然而邪運幾替而復振宗祊幾廢而復尊其■我 聖祖修德之效於
此而得力矣猗歟今日 聖明御極參贊天地而克盡協和之道化育羣生而期致

時雍之義則是誠大有爲之機乃臣民望治之時也奈之何治不從欲事同僕志氣
數之衰替莫此時爲甚矣是之禍豈至此之極耶噫彼日月薄蝕星辰隕越
而今兇之災如雨之變有甚於春秋之書矣地震乎三川水合乎東海則不啻乎周漢
之變矣加之以水旱因之以風雹之暴陵爛石之勢偃禾殺畜之是無歲不然民
物不得以殖矣至於人妖物怪之可驚可愕者豈見層出不可殫記則天地不得
以化育矣以至風俗壞敗而貿生有流蕩之歎萑苻潛聚而冀州有桴鼓之警
海寇有覬覦之漸而邊防失鎖鑰之固則鄒孟陰雨之戒已不禮矣白山有
疆界之查而吐蕃谿壑之慾將必肆矣凡所以宵旰于錦玉講求乎厦氈者莫
非國家之殷憂他日之深慮矣甚將諉之於氣數之有衰而不可挽耶抑亦歸
之於人事之有失而思不以轉務之耶 噫吁愚嗇拭目新化偽心痼弊窮自悛然而
歟曰今日明時也吾 君聖君也凡所以裁成輔相之道庶幾不極而衰替危亂之象
以若是叢萃則亞未知惕和之德或有所未盡而奈質之功未能全其致耶愚嘗中商
軒張氏之言曰天時與人事不相參錯其所謂人事者豈非德之謂乎此東陽之言曰人君修德而應天
則其氣和而致祥識以是求之於今日則亦有可論者矣何者氣數者在天者也德者在我者

也在我者能盡其道則在天者自然相應而流行運轉者是之氣也而必至於隆盛絪縕矣
着者是矣也云云底止亨泰天地何自而不位也人物曷由而不育也今我 聖上所以修
德者雖曰已盡其道而在天則二氣之不調如彼在人則衆生之失所若此夫然則其所謂修德
者誠有深未能者也在易程傳曰德者實也不實其德則安有輔相天地之宜乎此誠調
和氣之第一明訣也焉愚不信明不以明問中一二事亦證之如九年之水堯之災氣
之可謂不調而堯德則天爲乎雖名則終能弭其災而致時雍之化七年之旱湯之災
也氣之可不純而湯德日新至矣盡矣則終能感于天而致滂沱之應矣此乃人主克修
厥德而氣候之從以和泰者也春秋之世聖王已遠則孔孟之聖不得挽世道五季之際厥
辟非人則羯胡之變競以亂中國此則人主之不修其德而氣候之終至機亂者也噫
觀之德無不德雖在於人主之一身而氣候之興替殆若天壤焉若春秋五季之
世則固不敢取譬於今日而抑未知我 聖上自修之德■果能如放勛成湯
自無不及耶苟或有少歉焉則毋惑乎氣候之漸替而衆瘼之畜臻也然則
爲今日措謨之策不可他求要在乎我 聖上之先修其德也誠願我后懋敬厲
夙夜匪懈見氣候之不調則曰吾之德未至也觀天地之不和則曰吾之德未修也
薰蒸透徹而充踐是德斐文豈充滿而能修此德則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

精神灌注乎萬物之表以立而天地和而四時調人物育而二儀品昌向者乃者之

槩不啻若洪炉上点雪耳豈不休哉

蜀之將終復有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洞陰清之風珮冷之[illegible]

仙家永劫花未長葉[illegible]

[illegible]

見兄登龍

京中雲面見以為樓之口大

加月二十上束門人

玄字

加月九七八束少芳

加月三十加束月冩

加月十加束加星

加月三十八束桃仔

古子

加月四十加束桃仔

加月二十加束重舟

宗之子

加月三十加束娱

加月下加束門人

加月二十加束日顺

加月七十三束古月

加月五十加束柳平

加月三十加束云仔

加月七十加束古月

来子

加月三十加束老生

加月二十加束松年

加月五十八束信月

二十五歩 十二上ノ下畠 大寿隆ノ早全定

八分子丁

十五歩 六上ノ下 山岸
十三歩 七上ノ二
二十三歩 三十九ノ 車生
二十二歩 四歩平ノ之
寿入宗全定

二十四歩 九上ノ八分良
二十五 九上ノ 仕九
寿隆ノ早全定

三十二歩 三五上ノ 己水 寿の宗全定
三十九歩 十三上ノ 成生 寿入宗全定
四十歩 十七上ノ 月 香寿隆 早全定
二十歩 十三ノ 希中田男 寿入宗全定

三十五歩 十ノ上ノ 作申
五十歩 七上中ノ之
三十四歩 二ノ下ノ之
寿入宗全定

切子ノ



